

<<孽债（上下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孽债（上下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7092655

10位ISBN编号：7307092654

出版时间：2012-4

出版时间：武汉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叶辛

页数：全2册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孽债（上下）&gt;&gt;

## 前言

40多年前，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

“波澜壮阔”四个字，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，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，广播里这么说，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。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，千年大计，万年大计。

这一说法，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，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，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，讲起当年的话语，忆起当年的情形，唱起当年的歌，仍然会气氛热烈，情绪激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说“波澜壮阔”，还因为就是在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和召唤之下，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，奔赴农村，奔赴边疆，奔赴草原、渔村、山乡、海岛，在大山深处，在戈壁荒原，在兵团、北大荒和西双版纳，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、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。

讲完这一段话，我还要作一番解释。

首先，我们习惯上讲，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有1700万，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。

其实，1700万这个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，应该没有错。

但是这个统计，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。

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，从1955年到1966年“文革”初始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，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，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，宣传开去。

而发展到“文革”期间，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

那个年头，毛主席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；毛主席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要“不过夜”。

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，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。

而在此之前，知识青年下乡去，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。

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，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，刊名也是《下乡上山》。

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，才逐渐规范成“上山下乡”的统一说法。

我还要说明的是，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，比较准确。

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，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。

回乡知青，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，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，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、城镇、公社的中学读书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他们读到初中毕业，照样可以考高中；他们读到高中毕业，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，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，不会因为他们的毕业于区级中学、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交大、武大、南大。

只要成绩好，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。

但是在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的大形势之下，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。

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，比较简单，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，回到父母身边去，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。

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，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，只要对他们说，大学停办了，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，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，自食其力。

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乡村里。

他们的名字叫“回乡知青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。

## &lt;&lt;孽债(上下)&gt;&gt;

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，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

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，迁出城市户口，注销粮油关系，而学校、政府、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“广阔天地”中去。

离开城市去往乡村，要坐火车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，要坐轮船，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的知青，有的往北去到“反修前哨”的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，有的往南到海南、西双版纳，路途相当遥远，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，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。

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、寨子里去的知青，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，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。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，做出计划和安排，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，还是有其依据的。

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，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。

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、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，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、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。

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，他们说：我们也是知青呀！

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？

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。

于是乎，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，又有了新的版本，有的说是2000万，有的说是2400万，也有说3000万的。

看看，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，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，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、具体政策，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。

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，诸如兵团知青、国营农场知青、插队知青、病退、顶替、老三届、工农兵大学生，等等等等，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，今天的年轻一代，已经看不甚明白了。

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：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“老三届”？

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，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？

喂，你们怎么那样笨，让你们下乡，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，还非要争着去，那是你们活该……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，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，一时间都无从答起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“黄土地之歌”、“红土地之歌”和“黑土地之歌”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

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，理清脉络；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，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；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。

对于知青来说，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，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，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，从那一时期起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：知青。

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。

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，转眼间，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。

40多年啊，遗憾也好，感慨也罢，青春无悔也好，不堪回首也罢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，40多年里的某年、某月、某一天，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

心中。

风雨如磐见真情，岁月蹉跎志犹存。

正如出版者所言：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，虽谈不上“感天动地”，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。

事是史之体，人是史之魂。

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不可遗忘，不可断裂，亟求正确定位，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，给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。

是为序。

<<孽债(上下)>>

内容概要

真离婚，假离婚，那个年代留下了多少“孽债”，又留下了多少无父，无母的孩子。

5个孽债的产物，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上海，在大上海的灯红酒绿中寻找父母，只是这里竟没有能容纳他们的一张床……

《孽债(上下)》的作者是叶辛。

<<孽债（上下）>>

作者简介

叶辛，1949年10月生于上海。

1969年去贵州插队落户。

1979年11月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山花》杂志主编。

1990年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，任《海上文坛》杂志主编。

曾任第六、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、上海市人大常委、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

1979年发表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，共出版五十余本书。

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、《恐怖的飓风》、《三年五载》等。

近年来出版《叶辛代表作系列》三卷本；《当代名家精品》六卷本；《叶辛文集》十卷本；《叶辛知青作品总集》七卷本；《叶辛新世纪文萃》三卷本等。

短篇小说《塌方》获国际青年年优秀作品一等奖。

中篇小说《家教》(上半部)获《十月》文学奖。

长篇小说《孽债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。

长篇小说《基石》获贵州省优秀作品奖。

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，在全国引起轰动，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

1985年，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，并荣获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。

## &lt;&lt;孽债（上下）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读信的时候，沈若尘仿佛从谢家雨书写的字里行间，嗅到阵阵扑面而来的素馨花的清香。哦不，那不是从信笺的字里行间拂来的，那袭人的芬芳是从秋月手腕上戴着的素馨花手镯上掠过来的。

沈若尘木然呆立着，微翕下眼睑，岁月拉开的距离陡地缩短了。把信笺装进信封时，他的手还在颤抖。直到此时他才发现，信纸的反面，还有谢家雨补写的几行字：又及：我想应该告诉你，你的女儿沈美霞美极了。这里的寨邻乡亲们和农场职工都说她长得像韦秋月。可我觉得，她比当年的韦秋月还要美。这大概就是上海与西双版纳相隔数千里的血缘造成的遗传优势吧。

“我的女儿！”沈若尘喃喃地自语了一声，似是要把遥远的记忆从虚无缥缈中找回来。可是他从没同梅云清说过，插队落户时他有过一个妻子，在千里迢迢的西南边陲他还有个女儿，亲生女儿。他心慌意乱，他惶遽不安。该怎么办呢？美霞当真要到上海来吗？她只有十四岁，要坐长途车，要坐两天三夜的火车，光是旅途就要七天，她有这个胆子？沈若尘浮起一丝侥幸心理，也许沈美霞会畏惧路途的遥远，也许她只是碰见了谢家雨说说而已。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一侥幸心理是可笑的。美霞没有亲人，她靠谁去生活？对父亲的思念，对上海的向往，都会使她踏上旅途的信心倍增。况且她还可能与同命运的少男少女们结伴而行啊！

那么他该怎么对梅云清讲呢？天哪，他该如何启齿？

沈若尘揣好撕成两片的信，迈步上楼时，后面有人喊，你的报纸掉在地上，忘拿了。他急忙返身下楼，弯腰捡起报纸，直起身子来时，他看到信箱门没上锁。噢，他整个儿失态了。

雨比预料的还要快地落下来，风翻卷着雨帘，把丝丝缕缕雨星儿扑打进楼道里来。沈若尘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梅云清赤裸的丰腴的手臂伸出去，在枕边的床头柜上摸着了小灯的开关，“啪嗒”一声，把橘红色的小灯打开了。她转过脸来，绯红绯红的脸颊上洋溢着喜气，兴奋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波，微显着羞涩和娇气地道：“搂着我。”说着，把脸庞往沈若尘胸怀里一埋，身子缩了缩，紧紧地偎依着他。

沈若尘习惯地搂着妻子，性事过后，他知道云清还需要抚慰，需要“发发嗲”。他一手搂着妻的颈脖，一手在云清滑爽光润的背脊上轻轻抚摸着。

## &lt;&lt;孽债（上下）&gt;&gt;

云清呢喃般轻哼着，表示着自己的满足和惬意。

她的声音既像紧贴着他的心房，又好似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带着共鸣音传进沈若尘耳里：“今晚上，你真让我快活得要命。”

随着她的话声落音，他在他的锁骨那儿吻了一下。

沈若尘又紧紧地搂一搂她。

是啊，他爱她，爱她的善良和坦率，爱她的美貌和妩媚。

刚同她恋爱时，替他参谋的同事是如何盛赞她的？

对了，他们说她艳丽而不妖冶，性感而不风骚，是个理想女性。

那是人们仅凭她的外貌说的。

婚后，只有沈若尘真正地明白，云清是多么可爱。

他从来不曾把过夫妻生活视为负担。

每一回，他都能从她那里得到欢悦，得到心旷神怡的满足。

而她呢，经常是用赞赏和惊叹的语气，表示自己欲仙欲死的狂喜。

这类近乎呻吟感慨的表示，使得沈若尘充满了男子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。

可今晚上，沈若尘是带着目的、带着点儿勉强上床的。

整整一天的心神不宁，使得他兴味索然。

下午他瞒着扬扬嚼了两块儿子的巧克力，晚饭时他喝了两小盅酒，都是试图振作精神。

他不敢把谢家雨来信的事儿在白天对云清讲，怕她诅咒他是骗子，怕她一怒之下带着沈炀住回娘家去。

他想来想去觉得应该将这件事儿在美霞到上海之前告诉云清，什么时候讲合适呢？

只有现在这阵儿，她满足而又欢欣，她带着几分慵倦且心情最为舒畅。

时已夜深，即便她怒气冲冲，她也不可能闹起来拉儿子一同去外婆家。

沈若尘昏昏欲睡般闭了眼，内心深处却是在警觉地窥探着合适的时机。

云清仍然依偎着他，温暖而又酣适。

午睡时仅是假装闭着眼，实际上紧张的神经始终在毕剥毕剥骤跳。

这会儿沈若尘确实有些累了。

洁白轻柔的云朵掠过他的眼前，那是西双版纳的云，是缭绕着碧山翠岭让人腾云驾雾的云，是引人步入恬淡、清幽意境的云。

沈若尘依稀感到胸怀里搂着的，是他当年瘦削而灵巧的妻子韦秋月。

她有一头浓黑的柔发，她温顺而羞怯，她话语不多却爱时常以自己闪动幽波的眼神表示意见，她的美是含蓄的、娴静的，她怎么……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梅云清挣脱他的搂抱，翻身坐起，朝他俯下脸庞，一双雪亮的大眼睛探究地盯着他。

……

## &lt;&lt;孽债（上下）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读信的时候，沈若尘仿佛从谢家雨书写的字里行间，嗅到阵阵扑面而来的素馨花的清香。哦不，那不是从信笺的字里行间拂来的，那袭人的芬芳是从秋月手腕上戴着的素馨花手镯上掠过来的。

沈若尘木然呆立着，微翕下眼睑，岁月拉开的距离陡地缩短了。把信笺装进信封时，他的手还在颤抖。

直到此时他才发现，信纸的反面，还有谢家雨补写的几行字：又及：我想应该告诉你，你的女儿沈美霞美极了。

这里的寨邻乡亲们和农场职工都说她长得像韦秋月。

可我觉得，她比当年的韦秋月还要美。

这大概就是上海与西双版纳相隔数千里的血缘造成的遗传优势吧。

“我的女儿！”

沈若尘喃喃地自语了一声，似是要把遥远的记忆从虚无缥缈中找回来。

可是他从没同梅云清说过，插队落户时他有过一个妻子，在千里迢迢的西南边陲他还有个女儿，亲生女儿。

他心慌意乱，他惶遽不安。

该怎么办呢？

美霞当真要到上海来吗？

她只有十四岁，要坐长途车，要坐两天三夜的火车，光是旅途就要七天，她有这个胆子？

沈若尘浮起一丝侥幸心理，也许沈美霞会畏惧路途的遥远，也许她只是碰见了谢家雨说说而已。

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一侥幸心理是可笑的。

美霞没有亲人，她靠谁去生活？

对父亲的思念，对上海的向往，都会使她踏上旅途的信心倍增。

况且她还可能与同命运的少男少女们结伴而行啊！

那么他该怎么对梅云清讲呢？

天哪，他该如何启齿？

沈若尘揣好撕成两片的信，迈步上楼时，后面有人喊，你的报纸掉在地上，忘拿了。

他急忙返身下楼，弯腰捡起报纸，直起身子来时，他看到信箱门没上锁。

噢，他整个儿失态了。

雨比预料的还要快地落下来，风翻卷着雨帘，把丝丝缕缕雨星儿扑打进楼道里来。

沈若尘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梅云清赤裸的丰腴的手臂伸出去，在枕边的床头柜上摸着了小灯的开关，“啪嗒”一声，把橘红色的小灯打开了。

她转过脸来，绯红绯红的脸颊上洋溢着喜气，兴奋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波，微显着羞涩和娇气地道：“搂着我。

”说着，把脸庞往沈若尘胸怀里一埋，身子缩了缩，紧紧地偎依着他。

沈若尘习惯地搂着妻子，性事过后，他知道云清还需要抚慰，需要“发发嗲”。

他一手搂着妻的颈脖，一手在云清滑爽光润的背脊上轻轻抚摸着。

云清呢喃般轻哼着，表示着自己的满足和惬意。

她的声音既像紧贴着他的心房，又好似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带着共鸣音传进沈若尘耳里：“今晚上，你真让我快活得要命。

”随着她的话声落音，她在他的锁骨那儿吻了一下。

沈若尘又紧紧地搂一搂她。

是啊，他爱她，爱她的善良和坦率，爱她的美貌和妩媚。

刚同她恋爱时，替他参谋的同事是如何盛赞她的？

对了，他们说她艳丽而不妖冶，性感而不风骚，是个理想女性。



## &lt;&lt;孽债（上下）&gt;&gt;

那是人们仅凭她的外貌说的。

婚后，只有沈若尘真正地明白，云清是多么可爱。

他从来不曾把过夫妻生活视为负担。

每一回，他都能从她那里得到欢悦，得到心旷神怡的满足。

而她呢，经常是用赞赏和惊叹的语气，表示自己欲仙欲死的狂喜。

这类近乎呻吟感慨的表示，使得沈若尘充满了男子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。

可今晚上，沈若尘是带着目的、带着点儿勉强上床的。

整整一天的心神不宁，使得他兴味索然。

下午他瞞着扬扬嚼了两块儿子的巧克力，晚饭时他喝了两小盅酒，都是试图振作精神。

他不敢把谢家雨来信的事儿在白天对云清讲，怕她诅咒他是骗子，怕她一怒之下带着沈炆住回娘家去。

他想来想去觉得应该将这件事儿在美霞到上海之前告诉云清，什么时候讲合适呢？

只有现在这阵儿，她满足而又欢欣，她带着几分慵倦且心情最为舒畅。

时已夜深，即便她怒气冲冲，她也不可能闹起来拉儿子一同去外婆家。

沈若尘昏昏欲睡般闭了眼，内心深处却是在警觉地窥探着合适的时机。

云清仍然依偎着他，温暖而又酣适。

午睡时仅是假装闭着眼，实际上紧张的神经始终在毕剥毕剥骤跳。

这会儿沈若尘确实有些累了。

洁白轻柔的云朵掠过他的眼前，那是西双版纳的云，是缭绕着碧山翠岭让人腾云驾雾的云，是引人步入恬淡、清幽意境的云。

沈若尘依稀感到胸怀里搂着的，是他当年瘦削而灵巧的妻子韦秋月。

她有一头浓黑的柔发，她温顺而羞怯，她话语不多却爱时常以自己闪动幽波的眼神表示意见，她的美是含蓄的、娴静的，她怎么…… 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”梅云清挣脱他的搂抱，翻身坐起，朝他俯下脸庞，一双雪亮的大眼睛探究地盯着他。

……

<<孽债（上下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